

「健保資料庫憲法訴訟案」座談會

日期 2022年7月11日(一)14:00-16:30

背景說明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資訊法中心曾於2017年6月23日舉辦「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54號判決（健保資料庫案）討論座談會」，針對健保資料庫案所涉及個資法的解釋適用問題舉辦專家座談，並盤點當中涉及之憲法爭議。

健保資料庫案後經當事人聲請憲法解釋（會台字第13769號），並於2022年4月26日依據新的憲法訴訟法進行言詞辯論。有鑑於本案涉及之資訊法議題，關係著台灣在巨量資料時代下，如何建構良善資料治理的制度建置方向，資訊法中心主任邱文聰研究員於該案憲法訴訟之言詞辯論中，以法律學者身分擔任聲請人一方之訴訟代理人，力主現行法相關條文有違憲之嫌；而資訊法中心副主任吳全峰副研究員亦受邀於言詞辯論前之說明會，擔任提供專家意見之學者。

健保資料庫案的憲法訴訟預計於今年7月底前宣判。此一判決涉及哪些憲法爭議？憲法法庭可能考量哪些因素作成決定？對未來台灣的資料治理可能產生什麼影響？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在宣判之前反覆思辨，為此資訊法中心邀集訴訟外更多法律學界專家，從比較法之觀點，進行一場線上座談，期能對此議題提供更多的智識參考點。

討論題綱

- 一、 公務機關對個資蒐集處理利用的法律保留密度問題。
- 二、 國家限制資訊自主權與資訊隱私權的比例原則問題。
- 三、 去識別化作為資料治理工具的問題。
- 四、 各國在巨量資料時代下資料治理的國際趨勢。

座談會參與學者

主持人：

李建良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與談人：（依姓氏筆劃排列）

吳瑛珠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李長暉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兼資訊法中心執行長

林子儀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翁逸泓 世新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世新大學法律學院科傳法研究中心主任

陳舜伶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兼資訊法中心副主任

顏厥安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蘇慧婕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 In Memory of a Simple Man Who Wanted to Be Free

—從 *Dred Scott v. Sandford* 案(1857)談起

● *Dred Scott v. Sandford* 史考特案：美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案件(?)

● 最近 Dobbs 判決出來後，有人就說，這是自史考特案以來，最糟糕的判決。甚至有人說，Dobbs 比 Dred Scott 更糟。

● 史考特案不但肯定支持了奴隸制，通說認為間接引發了美國內戰。

● Chief Justice Roger Taney 在判決中寫了些很糟糕的文字。

●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認為，純就「法律論證」來說，這個判決並不是一個很差的判決。甚至可認為是「戰前法學」(antebellum jurisprudence)必然的結論。

→ 健保資料庫釋憲案如果宣告合憲，會不會像史考特案或者 Dobbs 那麼糟糕？應該不會吧。(有某種類似性，見下)

→ **重大爭議案件的關鍵，並不在於狹義的法律論證或法釋義學，而在於支持這些法律論證運作的價值基礎**

○ 如果認為「奴隸制」沒那麼糟糕，是還可以接受的制度，當然可以運用實質正當程序之類的觀點來「法律論證」說：一個人的財產權，當然不能僅因為旅行進入了另外一州，就自動地被剝奪了。

○ 也不能忘了，Taney 之前的首席大法官 John Marshall，也是個蓄奴者，也買賣奴隸，送奴隸給兒子當禮物。Marshall 的法律論證也很傑出，雕像放在最高法院前（以及裡面），但是根據研究，只要涉及黑人爭取自由的案件，他全部反對，甚至不惜扭曲法律，以阻擋黑人的自由。

→ 大法官也會犯錯，甚至經常犯錯

○ 「戰前法學」是一套理論精緻，涉及範圍廣泛的法學理論。但是其價值前提是：黑人是低劣的種族，是可以成為財產標的的客體。

○ 那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的「價值前提」是什麼呢？

○ 如果僅因醫療(必要性) / 健保(強制性)目的提供個資，「這些個資」就突然變成國家可以自由運用的「財產」，實在有點類似封建農奴體制(Serfdom, Leibeigenschaft)下的農奴：我不擁有我的身體 → 我不擁有我的個資。

○ 這會類似一種「個資農奴制」嗎？

○ 這裡有個從柏拉圖以降，「政治/法治」(追求客觀善/正義；自由平等) vs. 「武力/財富統治」(透過壓制取得服從)的古老政治哲學問題。

◎In Memory of an Old Professor Who Happened to Have Great Impacts on Taiwan's Legal Community.

—從 Peter Badura 教授的一篇文章(1984) 談起

●Badura, Peter (1934-2022)(前慕尼黑大學法學院教授，專長憲法/行政法)



Gestaltungsfreiheit und Beurteilungsspielraum der Verwaltung, bestehend aufgrund und nach Maßgabe des Gesetzes¹

- Der parlamentarischen Entscheidung und Regelung durch das Gesetz kommt damit für die Aufgaben und Befugnisse der Exekutive und ebenso für die Möglichkeit, die Grenzen und die Reichweite des gerichtlichen Rechtsschutzes gegenüber der Exekutive die ausschlaggebende Rolle zu.
國會的規範制定，對於確立行政權的任務與職權範圍，以及確立司法可提供人民對抗行政權之法權保障，具有關鍵重要性。（簡要說明，以下同）
- Der Gesetzgeber muß die **Ermächtigung selbst spezifizieren** und darf dies nicht dem Richter zuschieben. Die Aufgabe, die Macht der Exekutive zu begrenzen, ist dem Parlament gestellt; die rechtsprechende Gewalt ist verfassungsrechtlich nur dazu berufen, die Einhaltung der Gesetze zu überwachen. Die Grenzziehung selbst obliegt der Legislative. Der Richter soll messen, nicht erst die Grundlage des Messens finden.
立法者必須自己完成對行政機關授權範圍的「明確化」工作，這項工作不能交給司法來完成。在憲法觀點下，司法權最重要任務是「合法性控制」。但是合法性的精準界線劃定，是立法者的憲法義務。
- Nicht zuerst auf den Richter, sondern auf die Bindung der vollziehenden Gewalt blickend, ha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en Gesetzgeber kraft des Grundsatzes der Gesetzmäßigkeit der Verwaltung für verpflichtet

¹ Badura, Peter. (1984). In Püttner, Günter et al. hrsg. (1984). Festschrift für Otto Bachhof zum 70. Geburtstag. München: C.H.Beck. 169-190.

gehalten, im Bereich der Grundrechtsausübung die der staatlichen Gestaltung offenliegende Rechtssphäre selbst abzugrenzen und nicht dem Ermessen der Verwaltungsbehörde zu überlassen.²

並非著眼於司法，而是著眼於對行政權的拘束，聯邦憲法法院基於基本法之「依法行政」原則，認為立法者負有義務，在涉及基本權行使之領域內，自行將目前仍舊開放的法律領域做出界限規範，而不能任由行政機關來裁量。

○ Noch weitergehend hat es aus dem Grundsatz des Vorbehalts des Gesetzes gefolgert, daß der Gesetzgeber bei der Einräumung von Ermächtigungen an die vollziehende Gewalt die wesentlichen normativen Grundlagen des zu regelnden Rechtsbereichs selbst festlegen muß und dies nicht dem Handeln der Verwaltung überlassen darf.³

基於法律保留的原則，（憲法法院）認為，當立法者要授權給行政權時，對欲規範領域之實質重大規範基礎，仍應自行規範，不能交由行政行為來決定。

●以上那套法學見解/主張，可以說是我這種 LKK 當年在德國念書時的一種「通說」吧。

○ 這個通說，應該大致上也是台灣後來（民主化後）有關法律保留、授權明確性、重要性理論、行政法院司法審查等等問題的主要理論基礎。

○ 大法官歷來對相關問題的解釋，大約也是在這個基礎上拿捏。

² BVerfGE 34, 165/192 f. - obligatorische Förderstufe im hessischen Schulrecht. (zit. nach Badura 1984)

³ BVerfGE 49, 89/126 f. - Kernkraftwerk Kalkar. (zit. nach Badura 1984)

◎本次爭議

- 參考一下這次憲法訴訟主要爭議條文：

16-五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19-1-四

「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 有目的性審查；有必要性審查；有「條件審查」：「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但是....，缺少了「**如何才是滿足條件**」之(要件)審查基準。

○ 愚意以為：「如何才是滿足條件」之「要件」，應該屬於「實質重大規範基礎」(**die wesentlichen normativen Grundlagen**)，是立法者自己「**有憲法義務**」要加以規範的。何況這又屬於涉及基本權行使之領域。

○ 借用一下馬上要到 Bonn 大學擔任正教授的黃舒芃教授的「外框」理論 (Rahmentheorie, theory of Frame; 源自 Hans Kelsen)，用比較簡單方式來說：

立法者不能在法律當中只說，「要有一個框框」（就是「條件」）；但是卻一點都不說，「起碼要滿足哪些**要件**，才足以『構成/組成』你所稱的外框」。

● 涉及專業，所以要由行政機關訂定？大錯特錯。

涉及專業，所以行政機關有義務「提供」立法者各種必須考量的要件因子，讓立法者可以綜合考量該如何規定「滿足條件之要件」為何，然後在法律當中做出規範。

○ 唯有這樣，行政法院在未來針對個案審理時，才會有個「合法性」審查基準為根據。(這是 Badura 文章的一個重點)

○ 請注意：對行政機關的「**授權**」(**Ermächtigung**)，絕不會是「**任由**」(**überlassen**)行政機關自行訂定。這兩個德文，在前述引文當中都出現了。

- ◎ "Versuche, dein Leben zu machen." Das war der letzte Satz, den Margot Friedländer von ihrer Mutter mitbekam.

Walther-Rathenau-Preis

"Man kann kein Mensch sein, ohne andere Menschen zu respektieren"

4. Juli 2022, 20:33 Uhr | Lesezeit: 3 min | 13 Kommentare NE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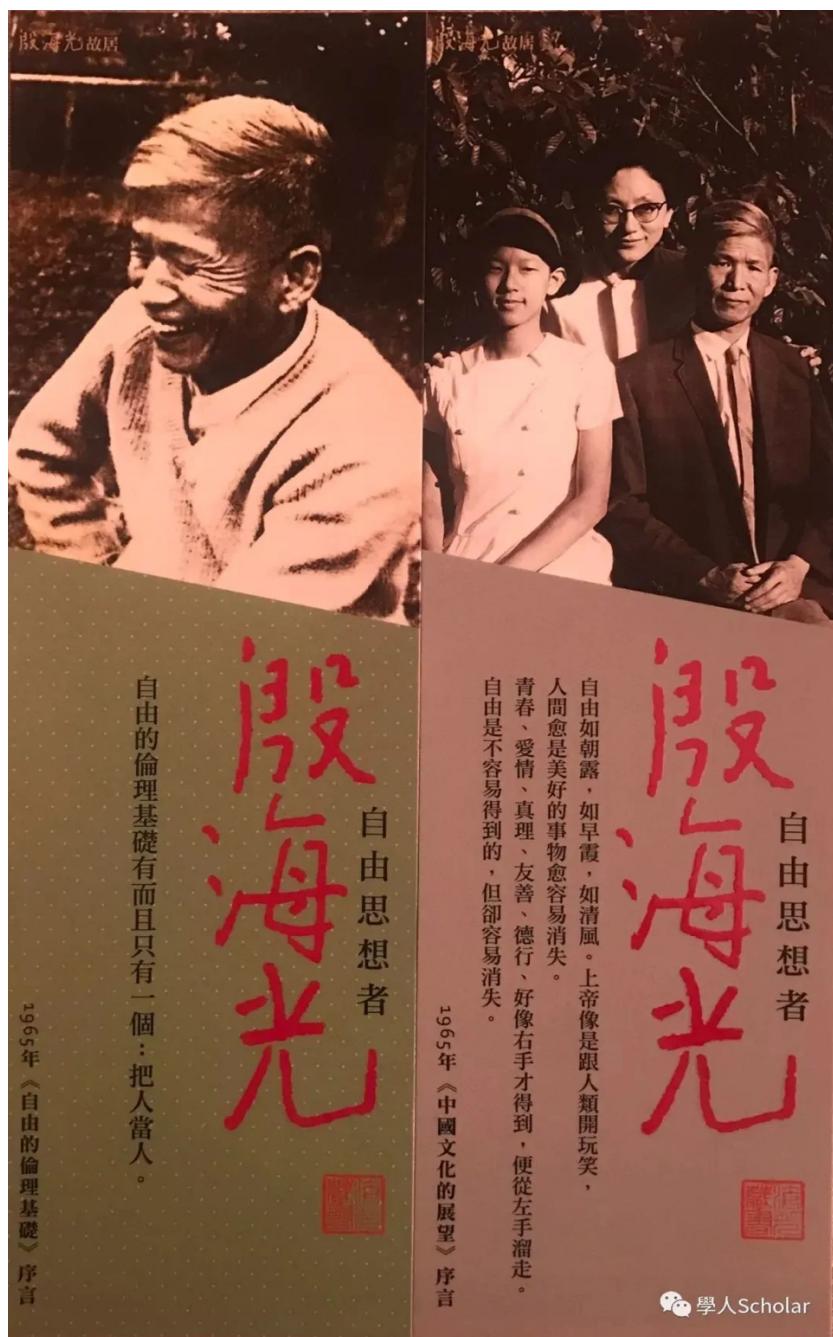


Margot Friedländer merkt man ihr Alter nur daran an, dass sie beim Reden lieber sitzt als steht - hier bei der Verleihung des Walther-Rathenau-Preises am 4. Juli 2022 in Berlin. (Foto: John Macdougall/AFP)

Die Holocaust-Überlebende Margot Friedländer wird von Bundespräsident Steinmeier für ihr Lebenswerk geehrt. Über eine der letzten Zeitzeuginnen, ihr Engagement gegen Antisemitismus und einen Satz ihrer Mutter, der zu ihrem inneren Antrieb wurde.

- 希望「人們彼此尊重」，就必須努力要求體制要「尊重個人」，這也是實現人性尊嚴的基本要求。
- 奴隸制當然沒有人性尊嚴；那兩千多萬人的個人資料，因為強制的健保醫療體制就「這樣」變成國家、研究者、商人...的財產標的或研究客體，有對人的尊重嗎？

◎ 以殷海光先生的話，做為參考 & 結語參考：



○ Roe 消失了，希望釋字 603 號不會跟著消失....